

除了“纸本”和“绢本” 你听说过“布面国画”吗？

中国画应该画在宣纸或丝绸上，这恐怕是绝大多数艺术爱好者的认知，不过，也有画家“不按常理出牌”。近日，“曹辉人物画作品展”在四川美术馆举行，展出了艺术家近年来创作的100件作品，其中数十件绘于帆布之上的“布面国画”引起了观众极大兴趣。如今，许多艺术家都喜欢在创作载体上推陈出新，报纸、票证甚至窗纱等等都可以用于绘画。

■余如波

布面国画，一幅耗时一个月

作品展出，数十件色泽暗黄深沉的作品引人注目。它们或反映四川茶馆风貌，或呈现民国时期大户人家生活情态，题材与风格相得益彰。这些作品的标签上都写着“布本设色”，即绘制在帆布上。

说到“布面国画”的灵感由来，曹辉的思绪回到20多年前。1990年，应法国友人之邀，曹辉带着27件作品到巴黎展出。在意见回馈中，一名艺术爱好者谈到了中国画的材料问题，认为纸上作画非常循规蹈矩，也不便于保存，希望能推陈出新。

曹辉思索了很久，决定用帆布代替宣纸。不过据他透露，这种改变并非出于对油

画的借鉴，更多源于风格厚重的敦煌壁画，以及唐卡的启发。

由于从小喜欢泡茶馆，曹辉的首批布上作品，便以四川茶馆为题进行艺术创作。比起宣纸，布面国画更有力量和厚度，有种富含历史意味的灰蒙感，将茶馆的韵味体现得淋漓尽致。1991年，曹辉带着这批作品在巴黎展出，获得许多国外观众赞赏。

创作布面国画，远非将宣纸换成帆布这么简单。由于帆布对国画颜料的附着力远远比不上宣纸，曹辉在创作过程中，首先要对布面反复打磨，使其质感符合创作所需，然后一遍又一遍地着色和调整。据悉，绘制一幅100厘米×80厘米尺幅的布面国画，前后需要耗费一个多月时间。

这种创作方式对眼睛损伤极大，曹辉还曾因此造成视网膜脱落。随着年龄不断增长，2011年以后他很少再创作布面作品，逐渐回到传统的宣纸绘画。

创新载体，报纸票证窗纱都能画

除了帆布上能绘画，报纸、票证甚至窗纱等上面照样可以创作。

今年3月，青年艺术家张亚个展“印象”登陆成都美术馆，就带来不少以报纸和票证为媒介的作品。2014年，张亚在杭州驻留了两个星期，她将车票、发票等生活票据用于创作，“对城市与个人生活之间的关联做一点点摸索”。张亚还搜集当地的报纸，用各种几何形状重复、叠加，遮盖报纸上原有的文字或图像。

2015年11月，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范勃在成都在空间举办个展“幻象现实”，其中有32件利用报纸创作的“言外像”系列。画

家在报纸上画满陶俑、人群、昆虫甚至户口簿等各式涂鸦，让人眼花缭乱。范勃表示，涂鸦内容是随机性、随意性的，是为了探索表达方式进行的绘画语言研究。

当然，艺术家有时也会从创作主题出发，有针对性地寻找特殊的创作载体。川音美院油画系2010级学生金晓晗的毕业创作《呼与吸》，由于打算对雾霾进行“戏剧化的呈现”，便选用窗纱作为绘画载体。“窗纱能过滤空气，材料与主题结合度很高。”金晓晗买了很多窗纱做尝试，最终以两层窗纱作为画布完成了创作。“悬挂起来的时候，既有透明性又有3D效果，生动展现出作品的主题。”



《曹家大院5》。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文化时讯

“写生乐山”作品在我州展出

本报讯(邓任翔)为更好地促进我州与四川省内其他兄弟文化馆的文化交流，达到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良好效果，进一步推进藏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继承、发展和弘扬藏、汉文化的优秀成果，继今年6月州文广新局、州文化馆在乐山市举办“甘孜唐卡艺术——2016乐山·甘孜非遗传承交流展”后，乐山市文化馆的同仁以及书画艺术家们带着他们优秀的书画作品来到我州，10月17日，“写生乐山美术作品展”开幕式在康定举行。

此次展览为期3天，共展出了乐山市共14名中青年书画家的100幅书画作品，以乐山人文景观为写照，多角度展示了乐山的风土人情，形象直观地展示了乐山书画的独特魅力。展览现场，乐山书画艺术家现场挥毫，即兴创作了山水、花鸟、动物等画作，获得阵阵喝彩。

借助举办展览之机，州文化馆工作人员还带着乐山书画家们前往新都桥、塔公、中古等地进行了实地采风，让乐山的书画家们感受到了康定美丽的秋景和当地的民风民俗。

炉霍县提高学生人文素养

本报讯(杜梅)为弘扬民族文化，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近日，炉霍县新都小学举行了“诵读经典品味人文”主题朗诵比赛。

比赛中，同学们吟诗对句，以他们独特的形式演绎了古人的诗词，有的慷慨激昂、有的婉婉唱来……真情的诵读和优美的诗文感动着台下的同学们，赢得了阵阵掌声。

此次经典诵读活动让学生们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经典文化的魅力，激发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言外像》之二。

散文

水边的芦荻

■彭家河

蒹葭慢慢老去的时候，芦荻花便白茫茫的铺开了。

八月一过，苍老的芦荻便从《诗经蒹葭》的句子里走出来，孤独的站在日益清澈的江边，高举着洁白的幡，仿佛在给诗人招魂。

西周诗人深邃的目光越过雪般的芦荻花，望见了河那边的女子。想必那个所谓伊人穿着粉红的衣裳，在初秋的水边才那么光彩照人。然而，西周的那个诗人最终也没有能跨越想象中的河流，与伊人牵一牵手。千百年来，只有一首断肠名篇让一代代的读者遗憾和遐想。

年复一年，诗人早已随着苇下的流水流向岁月另一端，渐行渐远。然而，一年一度，芦荻却历经岁月的风雨，如期开放。

水边芦荻的旁边除了诗人，还

有城市和乡村。自古以来，城市与乡村大都居住在河边，于是，他们便与芦荻成了邻居。

芦荻总是远远的居住在城市的郊区，栉风沐雨，是城市的贫民。在水一方的高楼上总是夜夜笙歌，觥筹交错，在来来去去的人流之间，芦荻在对岸的黑暗中却越加显得清贫以至穷愁潦倒。幸好芦荻不好交际，不落俗套，在远远的河之洲安然静守，怡然自得。

芦荻静默的在无人关切的地方独自开放，然后又弱不禁风的独自凋零，仿佛一出悲剧。然而，当城市在一次次改造得面目全非的时候，在楼上的主人换了一茬又一茬的时候，芦荻仍一度一度的谢了又开，开了又谢，从不落幕。

芦荻与城市年复一年的守望或者是相对峙，受伤的总是其中一方。

当芦荻又盛开的时候，城市总有东西已经逝去，荣耀或者耻辱，生命或者理想，或许还有一点痕迹。在城市与芦荻的对抗中，永存的总是芦荻。

在城市中追逐的人流或许没有时间停下来回望一眼芦荻，在匆匆的脚步之中，流逝的却一直是人们自己。芦荻静静的守着自己的清贫，在繁华之外修身养性，在无影流逝的时间之外，超越尘世，仿佛一位旷世高人。

芦荻的开谢静得无人知晓，有人说那是寂寞的花。然而，又有谁的人生盛宴会永远不散呢？又有谁的荣华富贵经得住与芦荻的比拼呢？在芦荻再次开放的时候，更多的过客便会渐渐无影无踪，没有丝毫痕迹。如果芦荻能

有记忆的话，它或许能回忆起人们曾经的荣耀。

芦荻看惯了尘世的变幻，芦荻也练就了沉默不语，或许他在等待一位能与之对话的智者。

可是，西周的诗人把目光越过了芦荻，看见了在河对岸的美丽伊人；白居易把目光越过了芦荻，看到了浔阳江船对面那个弹着琵琶的歌妓；苏轼也把目光越过了芦荻，看到了春江暖水里鲜美的河豚。从芦荻从芦荻，它漫长的一生，几乎无人问津，偶尔提及，也只是陪衬。有人觉得或许是芦荻的不幸，其实，这是人们的不幸。

一拨又一拨人过来了，又消失了，一幢又一幢的高楼立起了，又倒塌了，芦荻仍静静的在水边世袭而居，看着滚滚红尘和如流岁月……

诗歌

阿依拉姆桥

■马颖

昨夜梦中
我回到了少年时代
我又见到了索朗姆
她一如往昔的美貌
大眼睛亮如冰雪
情歌委婉缠绵
象河水，流过了阿依拉姆桥
那大个子的枣红马
乖巧安静地跟在我身后
她牵过的缰绳
散发着蜜一样的芳香
我在河水声中醒来

把梦仓促的留在了阿依拉姆桥上

山岩

我向黑色的山岩致敬
我向苍寂的黑夜致敬
是谁划亮了火石
赭红或者冰的颜色
都无法描绘
山岩的格调
整整一个夏季
这些树叶要落下了
这些星星要下雨了
这山岩就湿了

评论

称谓说

■詹继放

人需要一个符号。那个符号，就叫称谓。

称谓是指人们在社会关系中所使用的称呼、名称。无论出自官方还是源于民间，一旦定型，便有特定对象。

时代决定称谓。既有新称谓产生，像网民、快递员、CEO之类；也有旧称谓消亡，如长官、丫环、姨太太等等。无论新产生的还是已经消亡的，称谓仅仅是一个符号，对应的是某个或某一群人。该怎样称呼对方、接受什么样的称谓均有定式。比如“掌柜的”至少要开了一家杂货铺，“大姐”则不可能长有胡子。

这即是称谓的属性：虽会消亡，却不会异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乱喊”。真出现那种情况，双方都尴尬。然而，在相对浮躁且不大注重自身修养的当下，这种怪相偏偏就发生了。

人都喜欢听顺耳的。体现在称谓上，便是“高开高走”，且渐成风气。如今到处是“老板”“老总”。那个“副”字万万不能喊，叫谁一声“×副主任”“×副处长”，“你就摊上大事了”。而且，男的全是“帅哥”，女的统称“美女”。即便是个当妈的，孩子都上大学了，也要称“小妹”。实在喊不出口，也叫“资深美女”。至于潘安听了想自杀，西施听后要跳河，不关我的事。

一个愿叫，一个爱听，皆大欢喜。虽显幽默，还多少带有几分调侃，但你我叫我，我也叫你，扯平了。相对于人们在经意或不经意间对某些好称谓的糟蹋，就不算什么。

被糟蹋得不成样子的，首当其冲是“小姐”。一般女孩只能叫丫头、闺女。仅称谓而言，小姐的地位很高。对它的糟蹋，是从餐馆等处开始的，端盘子、洗碗的都称“小姐”。后来人家听了不高兴了，才再改叫“小妹”。也成了某群体的“专用称谓”。常听到某夜总会“挡获”了多少名小姐，很是滑稽。

“小姐”这个称谓已完全异化。正被异化的，还有“同志”“公仆”等等。同志那个“另类含义”暂不去说它，只说“正经”的。常看到此类文件：《关于××同志……的处分决定》，“××同志”干了什么呢？贪脏枉法。央视曾披露，一个村支书组织卖淫。面对央视镜头，该村支书（严格说是犯罪嫌疑人）的“上级”竟如是说：“经查实，××同志的确在组织卖淫……”

同志，志同道合之士。组织卖淫仍被称为“同志”，可不可理解为该和他“肩并肩”犯罪？也许有人说这是习惯用语。但习惯可以改，某些坏习惯更要早改。至于好歹要留些面子之类，他们已经做出那些事，还替他们想得这么周到？

不该被糟蹋的，还有“公仆”。公仆，公众的仆人。但我们看到的往往是“仆人”颐指气使，“主人”小心伺候，且以为常。某公仆做了一件该做的事，“主人”们便激动得不得了，就差讴歌某公仆“百忙中亲自解手”了……

称谓不同于名字，具有公共属性。说得通俗些，“至少要像那个样子”。中央制定八项规定，实行巡视制度等等，目的就是对那些怪相说不，清除那些太不像样的“假同志”“伪公仆”。

说回本文标题。享受某个称谓，大致要当得起。某人明明不配那个称谓，还那样称呼。轻一些叫“乱喊”，重一点就是对某个称谓的糟蹋。听的那个，至少该掂量掂量自己像不像。“美女”“帅哥”之类只是喊着玩，不必较真。而对“同志”“公仆”等神圣称谓的捍卫，从某种意义上说，则关乎我们党的形象。



■葛生/漫画

随笔

沉淀的艰难

■田勇

而今，总会捧一本书，在夜半，以薄毯覆在双膝，背倚窗面，在莫扎特的琴声中沉入人睡。

喜欢它，是因为那日的凌晨，一个人在将尽的烛火里，不视曲名，居然能够融入每部作品的意境。似乎是在雪山融水的河谷，满掌心打捞湿冷月光碎羽；听过一节甚至就能自然地哼出它下节的旋律。此一生，能够这样跟我血脉相融的乐曲，注定就是它了。要知道，独喜中国丝竹民乐多年的我，第一次在钢琴曲中找到诗歌的成分。那一晚，我泪流满面。

前些日子，拉萨的两位好友推荐我去听莫西子的歌。“不是我亲手点燃的不叫火焰，不经我触摸的，不叫宝石。”的确，那嘶哑的嗓音配以同是

诗人的俞心焦的歌词，并未能切切地打动我。仿若多年前，在杭州的诗会上，听俞朗诵自己作品时，来得亲切！前日，圣城的白玛，推荐我听听《油菜花开了》，听到几句，不能继续。至前日的端午诗会，作者的现场演绎，让我跟邻座的藏学家洛丹，只剩下摇头的份儿。可能歌手自己还感觉不错，于是又续演了几首跟西藏有关的作品，听起来一首比一首糟糕。所以，沉淀过后的感知是：莫扎特死了，可他的灵魂在我之体内复活。艺术做到这个份上，我们除了感恩生命还能做些什么？

马莉、芒克、多多、赵丽华、潇潇等等诗人都画去了。甚至他们的所谓作品居然飞到几万甚至十几万。之前我有文字批评过这种诗人

画画的现象。可没有一丁点美术基础的我，事实上画画已经两年，完成了近一百幅作品。虽属巧合、机缘，但如若非得给自己找个理由的话，我想是通过另外一种艺术形式，寻求生命的出口。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实际上，我依旧存留着流浪汉的心理。任何一点人为的伤害和打击，都能让我血肉散开。不是我变得敏感，而是在经年漂泊的路上养成的看似自我保护的习惯。所以当真正能够画出自己梦中的作品时，我想颠覆曾经的那种形而上的绘画理由。确切的感悟是：在调色、搭建场景结构，或者在肆意挥发的过程中，两、三个钟头，半日、乃至几天的静然状态，让我懂得真正活着的带枷的自由。

是在梳理、沉淀、净化，像听莫扎特的音乐。当然，亦像写首长诗的端容，只是，这种状态是以视觉的感官表达的，于是来的更加亲近、更加自然，更具冲击力。产生的效果，即能舒缓数日的彷徨心境。

由此引生的，是可以善待近日的病情；可以为见至小巷尽头的金属质地夕色，而醇醉良久；可以在一本友人的小说集中酣然入梦；可以不用期待，百千的卓玛花，纷纷枕端。这样看来，沉淀并不尽是艰难！一般女孩只能叫丫头、闺女。仅称谓而言，小姐的地位很高。对它的糟蹋，是从餐馆等处开始的，端盘子、洗碗的都称“小姐”。后来人家听了不高兴了，才再改叫“小妹”。也成了某群体的“专用称谓”。常听到某夜总会“挡获”了多少名小姐，很是滑稽。

读书

一场小雪

■扎西尼玛

终于把白玛娜珍的《复活的度母》读完了，不是说读的艰难，小说写的很好，结构能力和语言超好，就是在捧读过程中，经常被杂事打断。这个假期总算有点意思，陪在母亲身边，让她高兴了一阵子，又读了三本书，写了一篇叫做游记的东西。

前几天都在陪朋友，晚上喝的也不少，昨天回到住处，窝在床上过了一阵天。下午的时候，听到外面风声大作，发出被利器撕裂的鸣响，中间夹杂着木瓦被掀动的动静，探出上半身朝窗外看了看，还有些淡

淡的阳光这儿铺一块，那儿洒一点，有些在屋顶，有些在墙上，有些呢在远山上，旁边的树上也挂了一些，好像被抽掉了热力和光泽，了无生气，兴是要变天了吧。果然，早上醒来，天色还有点暗，看到外面覆着浅雪的积雪。刚打开窗户，阳光就迫不及待地照射进来，满屋生辉！

起床，在楼下抓了几把雪，擦脸擦手，然后又吞了几口，便去上班。路经大龟山下的老井，照例念了一通祈请文。

说吧，云南

《说吧，云南》一本访谈体文本，

副题：人文学者访谈录。作者为上世纪(上世纪这个词莫名地令我非常讨厌，但是他的指向是时间，所以不堪奈何)八十年代据说蜚声中国小说界的新锐小说家姚霏。这本书是海慧带给我的，海慧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昨晚看的是诸昆明(当然也包括定居昆明的云南户口)文人谈论圆通寺的历史与昆明的文化，谈着谈着，话题变得很开阔，谈到了佛教的未来，其中谁人说的一句话记忆特别深刻，“时代兴则佛教兴”，反之亦然。这些谈论的人有问必答，有人话一出口势如滔滔，有人

似智者三言两语简约而奥妙。读来真是享受。书中有于坚、雷平阳、范稳、海男、张昆华、张庆国、潘灵等16位文学名家及文学评论家、画家、音乐家、社科学者的访谈文章。刚读完作家们的访谈，于坚的“道法自然”、雷平阳的“云南血统与针尖上的蜂蜜”、范稳的“滇川藏高山草峡谷河流间的文化巡礼”、海男的“隐秘而忧伤的一只黑麋鹿”、张庆国的一份时间的历史”即彰显了作家个体的思考魅力，又构建了当代云南的人文精神情怀。

是一本值得深度阅读的好书。